

■ 民间留存

李涉遇盗

潜阳子

《大明一统志·安庆府》和《正德《安庆府志》》记载了一个“李涉遇盗”的事。说是舒州府城西的皖口镇，唐代诗人“(李)涉尝过此，遇盗，问：‘何人？’从者曰：‘李博士(涉曾任太学博士)也。’其豪酋曰：‘若是李涉博士，不用割夺，久闻诗名，愿题一篇足矣。’”(李)涉赠一绝云：‘春江满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他时不用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’”当时，匪盗之首得此诗大喜，据说不但没有抢钱财，反而还送他很多的财物。可见李涉当时的名气之大。

这一则因诗名而免于灾祸的故事，《全唐诗》、晚唐范摅的《云溪友议》及宋朝计有功的《唐诗记事》等都有详细记载。说是长庆二年，正在做太学博士的李涉前往九江，看望自己做江洲刺史的弟弟李渤。船行至浣(皖)口，忽然遇到一群打家劫舍的盗贼。李涉于是写下这首题为《井栏砂宿

遇夜客》的绝句。所不同的是，其中诗句“相回避”，有的写成“逃姓名”或“藏名姓”，还有改了诗名为《赠豪客》。

李涉(生卒年不详)，自号清溪子，洛阳(今河南洛阳)人，唐代诗人，约806年前后在世。早岁客梁园，逢兵乱，避地南方，与弟弟李渤同隐庐山香炉峰下。后出山作幕僚。宪宗时，曾任太子通事舍人。不久，贬为峡州(今湖北宜昌)司仓参军，在峡中蹭蹬十年，遇赦放还，复归洛阳，隐于少室。文宗大和(827年—835年)中，任国子博士，世称“李博士”。李涉著有《李涉诗》一卷。存词六首。诗林流传广泛的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名句就是他的。据说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也喜欢他的诗。

读《全唐诗话》，其中卷四“李汇征”的条目就涉及到《赠豪

客》，即《井栏砂宿遇夜客》这首诗。此条目下，尤袤有如此记载：

“(李)汇征客游闽(福建)越(浙江)，至循州(广东惠州)，冒雨求宿。或指韦氏庄居，韦氏杖履迎宾，年八十，自称曰：野人韦思明。每与李生(汇征)谈论，或诗或史，淹留累夕，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”。两人谈了数十家诗之后，谈到了李涉的诗，韦思明称其好诗。于是李汇征吟起李涉诗：“远别秦城万里游，乱山高下出商州。关门不锁寒溪水，一夜潺湲送客愁。”又：“华表千年一鹤归，丹砂为顶雪为衣。泠泠仙语人听尽，却向五云翻翅飞。”思明也复吟二首：“因韩为赵两游秦，十月冰霜渡孟津。纵使鸡鸣见关吏，不知余也是何人。”“滕王阁上唱伊州，二十年前向此游。半是半非君莫问，西山长在水长流。”

后来，李汇征吟诵到这首

《赠豪客》时，韦思明顿时脸色大变，竟直言相告：“老身弱龄不肖，浪游江湖，交结奸徒，为不平事。后遇李涉博士，蒙简一诗，因而跼迹。李公待愚，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，中心藏焉。遂隐罗浮，经于一纪。李既云亡，不复再游秦楚。”然后泪水潸然——“乃持觞而酌，反袂而歌云：‘春雨潇洒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相逢不用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’”——唐乾符己亥岁时，范摅说他亲耳听到李汇征说这个事，李汇征说他在韦思明家还见了李涉那首诗的真迹。

尽管这极像是一个小说家言，但诗坛还是愿意乐此不疲地谈论此事。清朝何文焕《历代诗话》里也继续沿用了这个故事——只是读诗怀人，如果李汇征面前的韦思明真的就是当年那一位“绿林豪客”，情何以堪？

■ 安庆地理

桐城双港铺

刘双五

“西北环山，民厚而朴，代有学者；东南滨水，民秀而文，历出闻人，风俗质素。”桐城县所编志书上说的“东南滨水”之所，自然是要包括位置在县域西南缘，旧时归属桐城西乡的这一块地方。

这一带土地大部分为圩田和丘陵田地，每年阳历六、七月，长江中下游“五月梅(霉)天”发大洪水，南北圩区尽成泽国，住民携家带口搬迁到丘陵土岗上以避洪水。不发大洪水年份，六月大伏天气，久旱无雨，家家必又搬出龙骨水车，或用两手，或用两脚，或手脚并用，一家老小拼尽一身气力默默车水，一车一车或清或浊水塘河湖之水静静流淌入龟裂田地，灌溉干渴禾苗。居民多为几百年前迁自江南徽赣的移民后裔。移民为此地带来人烟，开垦因战乱久已荒芜的田园。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绝大部分为苦力，以种田人、打渔人、撑船人为多。别一方面，旧时桐城本地土著尚武任侠，不喜读书，具北人氣象。移民为本地带来崇文重教风习，使此地从此文风炙烈，创造“文章甲天下，冠盖满京华”的奇迹。同时他们为当地带来赣语，发音脆而硬，入耳起尖锐感觉，拖音。有个最显著标志是第三人称发kēi声。平常有人离世，装在木棺中必摆地面上三年，希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，得归葬徽赣故土。一年三百六十日中，他们最具特色饮食是蒿子粿和山粉圆子烧肉。

双港铺是坐落在长江北岸菜子湖西南畔的一个镇子。史书上最早的记载见诸北宋，因为地理上既是南北川泽，左右陂湖，中间横

北皆可行船，因名“双港铺”，七月发大洪水，尽成泽国。惟中间一列称为排门的低矮狭窄土岗上街镇、人家、田地、房屋可幸免无事。花山麻条石远近闻名，清末皖省省会安庆城里街道所铺即是此石。此系桐城本县著名出产物。开采自花山的麻条石，这时方可用小木壳湖船装载，借助水势上溯可运至镇子水码头。小湖船装运麻条石，从本地继续溯水上行一直往西，在本县再远可至新安渡，黄马河、老梅树，挂车河，潜、怀、桐三县共治，新近有小安庆之称的青草塢诸处。由于运力有限，一次只可载重一、两吨重。同别处一样，地方多虎狼豺豹，多梁山上好汉剪径强人。好汉强人中有些人所做所为令人发指，人神共怒。村庄集镇上人家小孩、猪狗、牲口被豺狼虎豹拖去吃掉，不足为奇，天落雨雪，留清晰碗口大梅花脚迹。

这个小小乡下地方，在我过去历史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，让我的回味既痛苦又痛快。

十七年前，我常着一身青布长衫，脚穿一双圆口布鞋子，踩踏在双港铺小小石板长街上。街中所铺的一块块青石、麻条石如同一块块琴键。光滑干净整齐有规律的排列。两旁房屋店铺鳞次栉比接瓦连椽。仰头上望，头顶是碧落蓝天，高耸的马头墙，浮在人家屋瓦之上，重重叠叠的，多可达五重，当地人给取了个文雅称呼“五岳朝山”。我在无数个朝朝暮暮白昼夜晚从这条小小石板长街上过身。两旁的住户店家我都认得。我熟悉这街上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每一种气息。两旁住户店家同样认识我。他

们喊我“二哥”，向我打招呼，我也向他们打招呼。这些人中有伙计店员学徒朝奉，铁木竹篾匠剃头人，成衣打更杀猪人庙祝修行人，竹木商种田撑船打渔人，小吃摊点经营者，花圈铺中药铺茶饭铺老板，酒坊油坊酿酒打油人，邮政代办所邮差，卸职而无钱的小官小吏。中间不乏老人、妇人和小孩子，鳏寡独居者和残疾人。同为徽赣移民后裔，几百年来同顶一个日头同踩一方土地，生产繁衍，植根在泥土里，歌哭于斯休戚与共，他们中间从不缺少正直勇敢勤劳智慧善良。对待他们，我不能不抱天然亲切感和一颗赤诚崇敬心。

我自一只小篷船登岸。见下街北侧水码头早已泊定几只货船，有人上上下下在搬运稻米和窑货瓷器。

沿水岸一丛丛光茅草(按：即芭茅)已抽穗扬花，颜色为赭紫。光茅草为乡间极普通野草。但这真是乡下一种极富美感的植物，蓝碧天幕下，一丛丛傲然挺立，枝枝穗秆如枝枝箭杆。

十七年后今天我又从这小小石板长街上过身。“近乡情更怯”，我如今真正读懂了这句话，脚步不敢停留。当我穿过石板街来到街南侧，一

个状如城堡的天然大土墩赫然在目，那就是我当年读书的洋学堂所在。恰逢日落一方，上面高耸的围墙与门楼皆为夕阳落处的黄天，衬出明明朗朗的轮廓。它下面的濠水土岸，有人在淘米洗菜洗衣，有人用大木桶担水回去灌满灶间的陶缸。我听到啪啪的捶衣捣衣声，人的笑语声。濠水里有大鱼在吃星斗，抬头仰看头顶，有云像鲸在游弋。



图为桐城双港铺老街